

母亲的猪油汤团

方名列

一生中吃过很多猪油汤团，唯母亲裹的最为好吃。

每年冬至前后，母亲就会把从老家三北带来的当年糯米，略微挑选一下，倒入洗净的小缸内，再放入水，白玉般的糯米浸没在水中，母亲过几天会换一次水，保持水质没有异味。

大约过了十五天，母亲就把糯米捞出来，淘洗干净，拿到石磨上去磨。我们兄妹几个也跟着帮忙，一会儿推动磨把，一会儿用调羹舀起带水的糯米，放入石磨的小口。虽过去了几十年，母亲当时给我们猜的谜语，至今记忆犹新：石山高，石山底，石头缝里雪花飞。我们一时不领会，猜不着，母亲就笑着用手指了指石磨，白色的粉浆正沿着石磨的四周缓缓而出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粉浆流出磨口，磨口套有布袋，下面有木桶铺上草木灰，铺草木灰的作用，意在吸收水分，磨完后，扎紧布袋口子，布袋上面压块木板，木板上面再压上石头等重物，待布袋里的水渐渐压出，水粉成块状时，拿开石头等重物，然后把糯米粉搓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放在竹匾中，拿到太阳底下晒，母亲拿出一张小纸，压在糯米粉上，一竹匾一块，从不落下，我们不解，母亲说，这样一来可以防止鸟雀来叨食，二来能期盼有个好天气。

晒糯米粉，天气相当重要，最好连晴几天，红猛太阳，一次性把糯米粉晒干，雪白的糯米粉透着糯米特有的清香，最怕时晴时雨，竹匾一会儿搬进，一会儿搬出，人累得够呛不说，糯米粉还会有一股霉味，最最怕的是恰逢刮东南风，东南风一过，雪白的糯米粉会变成微黄色，裹出来的汤团不仅卖相差，还有一股酸味。晒燥的糯米粉放入铁皮箱，防潮。

母亲从菜场买来新鲜的猪板油与黑芝麻，猪板油撕去两边油膜，剔去中间的油筋，黑芝麻炒熟，在石捣臼中碾碎。记得在“文革”时，捣臼也被当作“四旧”扫进历史垃圾堆，无奈，只能在桌上铺张白纸，倒上黑芝麻，用啤酒瓶滚着碾。母亲把猪油、黑芝麻、再加上绵白糖，三者均匀揉成，捏成一块块饼状，放入盆内，猪油芝麻馅大功告成。

大年初一的早餐，我们习俗是吃汤团，预示整年里可以甜甜蜜蜜，团团圆圆。那天一大早，母亲就把糯米粉用温水浸湿，闷在揉粉桶内，这样做意在使糯米粉松散。而后边揉粉边加水，如此反复，直到糯米粉韧滑光亮为止。母亲摘下一小团糯米粉，在两手心中搓圆，左手拿粉团旋转，右手食指在粉团中间慢慢地钻出一个窝，放入馅，左手继续转动，窝口在右手虎口之间慢慢合龙，此时，汤团的头上会形成一个小小的尖顶，这就是三北猪油汤团同其他汤团外形上最大的区别。母亲双手灵巧，动作娴熟，不一会，裹好的汤团犹如一只只小白鸽，翘着头，整齐地排列在湿润的毛巾上。母亲说，汤团的煮法也有讲究，先把锅里的水烧至沸腾，然后下汤团，浮起，加冷水，如此这般需三次，为的是让猪油馅完全融化，汤团保持好的形状。

我们一干孩子起床后，母亲就会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团端到我们面前。碗中的汤团紧挨在一起，晶莹剔透，皮薄得仿佛一弹就破，黑芝麻馅若隐若现，用调羹舀起一只汤团迫不及待地直往嘴里送，刚一启齿，一股甜甜的香糯味儿就顷刻弥漫开来。

那年春节我结婚，次日照例是宴请岳父母及妻舅等，当时作兴自己家里操办，丰盛的酒宴后，母亲随即端上雪白的猪油汤团，大家觉得一来饭后不久，二来春节油水比较足，再吃油腻腻的猪油汤团实在吃不下。盛情难却，都象征性地吃上五六只，妻的阿姨说她实在是吃不下了，主随客便，母亲就给她盛了两只。

后来岳母说，你母亲做的猪油汤团真是太好吃了，你阿姨是直呼后悔只吃了两只。那我说，喜欢吃就再添几只好了。岳母又说，你阿姨她有话在先，怎好食言，难为情的。

时光虽然过去了几十年，但母亲裹的猪油汤团，滑糯香甜的味儿至今还留在我心底，不能忘怀。

流转在酒酿里的思念

安聪颖

喧闹的菜市场，夹杂着人声、车声，混着各种味道，烤鸡、麻油鸭的浓郁香味中，却有一股清新的香味很是出挑。追寻而去，在一家卖酒的小店门口，我看到了酒酿，不是超市里塑料碗装的酒酿，而是传统的装在搪瓷脸盆里的酒酿。蓝边白底的搪瓷脸盆里，酒酿渗出浅白色的汁，香气在空气里流淌。

卖酒酿的是一个老妇人，眉眼弯弯，很亲切。这样的酒酿，这样的感觉，仿佛一切似曾相识。

我喜欢酒酿，很小的时候就是。冬至的酒酿汤果，正月十五的酒酿圆子，是酒酿的最佳做法，也是我最爱的冬季美食。那时候，早上如果有酒酿汤果或者酒酿圆子，把肚子撑圆了都要喝上两小碗，才肯心满意足地跑去上学。早上多了有剩的，中午热了当午饭或是留了当晚饭，我照样吃得满口溢香。

小时候的冬天，记忆里满是酒酿的香气和味道。冬至将至，外婆会把放在柜子上搁置的脸盆拿出来，搪瓷脸盆镶着蓝色的边，底部有好看的牡丹花图案。看到外婆在洗牡丹花脸盆，我就知道，外婆要做酒酿了。蒸熟的糯米放凉了便拌上白药，均匀地码在脸盆里。不会堆得满满当当的，外婆会在酒酿中间留出一个洞，望得到底部的牡丹花图案，那是留给酒酿渗出的汁液，就是最初的米酒。然后盖上大锅盖，用一条大棉被，把脸盆严严实实地给捂起来，放到被柜里。我在一旁看着外婆做酒酿，心里却惦记着酒酿的味道。随着时间的逝去，酒酿一点一点发酵起来，空

气里会渗进若有若无的酒酿香，纵使棉被捂得更紧。“外婆，可以吃酒酿了么？”“很快，很快就可以吃了。”酒酿发酵需要的时间并不长，可这样的对话一天里可以发生好几次。捂酒酿的被柜很大，小小的我可以很舒服地躺在里面，拥着绵软的被子，闻着醉人的酒酿香甜地睡去，忍不住了就揭开棉被掀开锅盖，饿了吃上一勺，渴了喝上一口，这是那时的我最想做的事情，我想陪着酒酿一起发酵。告诉外婆，外婆摸摸我的头，漾开皱纹横生的脸，慈爱地笑着，说我真是个小傻瓜。

放学回家，看到被柜打开了，棉被放在床上，就知道酒酿可以吃了。打开包裹的棉被，捧出搪瓷脸盆，掀掉锅盖的瞬间，酒酿香不可遏制地冲出来。蓝边的搪瓷脸盆盛着洁白的酒酿，中间的小洞渗着浅白色的汁。等在一旁的我，早已按耐不住，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调羹，满满地挖了一勺就往嘴里送，牙齿轻咬，醉人的汁液喷出来，沁凉酸甜的口感在嘴里弥漫，真真把人醉到心窝里去。外婆在旁嗔道：“慢慢点，没人和你抢，别噎着。”一搪瓷脸盆的酒酿，能吃好多天。接下去的日子，酒酿汤果、酒酿圆子，外婆会换着法儿给我做有关酒酿的美食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，吃完了舔舔沾在嘴角的酒酿，对外婆说我还要。外婆起身帮我盛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囡囡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”一个冬天，外婆做两次酒酿，这两脸盆的酒酿就撑起了我一整个冬天的向往。

后来，外婆走了。

冬天还是会有酒酿，冬至日的酒酿汤果、正月十五的酒酿圆子是必不可少的，只是酒酿再不是外婆亲手做的，满满的一脸盆，而是从超市里买的塑料碗装的，小小的一碗，酒酿中间还是有个小洞，还是渗着浅白色的汁，我还是喜欢一口气吃上两碗，只是味道，总归淡了些。洗脸用的搪瓷脸盆破了以后，曾无数个冬天用来盛酒酿的牡丹花脸盆从柜子上拿了下來，回归日常，只是盛的不再是酒酿。

电视剧《似水年华》里，女孩默默在乌镇，吃着酒酿静静地等着她爱的那个人。我在冬天，吃着酒酿默默地思念着爱我的外婆。很多时候，迷恋某种食物，不单单是迷恋它的味道，更是迷恋它所关联的人、事，口舌感受美味的同时，心会想起那美好温暖的曾经。

年的鼓点

李小芬

像是听到了年的鼓点，铿锵的，欢喜的，振奋的，暖洋洋的。

每一次，当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时，心里眼里呈现的全都是流光溢彩。一次一次在拥挤的超市里参与抢购，买回大量的年货。给自己，给父母，应有尽有。一次一次逛商场，漂亮的新衣是年的装饰。自己的，老公的，父母的，孩子和弟弟妹妹的孩子们的。耐心比对，精心挑选。无新不成，无新不欢。年就有这样一种魅力，让人心甘情愿地掏空口袋，能有哪一个节日，如此让人动力十足？即将到来的欢喜，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，即使望一眼，也觉得振奋。

发型一定得更更新。也要提前准备。刚烫的花型有点板，洗上几次就蓬松得自然了。五六小时的等待，三四百元的花费，换一张对镜梳妆喜悦的脸，值得！女人的年，要迎得格外痛快，鼓足干劲将自己包装一新。自然也包括了脸，暗淡的，长了皱纹的脸，统统都要接受改造。美容护肤，美白保养，除皱按摩，轮番上阵，旧貌换新颜。也就是年才有这样的风情啊！诱惑着女人追逐美丽，向往年华永驻。

房间不会忘了打扫。一间一间，一个角落一个角落，地毯式搜索与整理。旧了的，小了的，坏了的物



品，各归其处，到更适合的地方去。缝补的，修改的衣物，也寻了处理的方案，一一实施。只有年，才让人精神如此饱满啊，欢喜地去当勤劳的小蜜蜂，不去抱怨大扫除里的脏和累。不觉得苦，整洁的家，干净的被单和窗帘，怎样看怎样欢喜。

更是早早计划了年的路线。车票已提前订好，双方父母的礼物都一样样落落实了。弟弟妹妹和他们的孩子更不必说，人人有份，个个周全。也知道，物质生活丰富，早已延伸到小城小镇，不用千里迢迢背一堆年货回家。可是，还是忍不住，喜欢那样一种氛围，家人热情地围上来，我打开包，大声欢快地一件件分发礼物。张张笑脸，暖人暖心。年就有这样一种力量啊！让一家人瞬间依恋在一起，忘了世间的烦与忧。

寒辞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。年越来越近了，心也越来越喜了。

本版配图

陈德荣

总第 5563 期

投稿邮箱

essay@cmb.com.cn

519



我先讲鲁迅小说。几天后，再讲《红楼梦》。当时已经知道，毛泽东也喜欢《红楼梦》，因此可以大胆讲。但有时我想到屈死的叔叔，会突然语气哽咽，使听讲者大感奇怪。我边讲边关注着房门口的楼梯，等着工总司。

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，一定会把我抓走，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，后果有点严重。因此，那些天，我算得上勇敢。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，我心一哆嗦，然后吸一口气，继续讲。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敢？因为，我听到了那些号声，听到了那些命令。

后来，不知高层通过什么黑箱作业，危机过去了，那个先前躲起来的的女士重新出现，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。但不幸的是，我已传染了爸爸的肝炎，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，自己要住医院了。

在我住院期间，外面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周恩来领导的文化教育重建计划，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。他想，如果像这样轰轰烈烈地编教材、编辞典、复课、考试，“文革”不就白搞了吗？一切不就翻案了吗？于是，一场名为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政治批判运动又在全国展开了。

当时周恩来已经病危，“反击”的对象是他的助手邓小平，因此又叫“批邓”。这场运动直接关系到毛泽东身后中国的政治局势，可谓生死存亡。因此全国一片肃杀之气，任何人都必须参加，谁也不能对抗。

谁也不能对抗？未必。我已经咬着牙齿对抗过造反，对抗过饥饿，对抗过洪水，对抗过“工总司”，现在又有了河姆渡、兵马俑、马王堆的加持，还怕什么？

正在这时，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，上海的当权者生怕干扰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禁止民间悼念周恩来。我一听，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静安区副区长赵纪锁先生，在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，所有的病人都参加了。追悼会过后，我又把会场布置成一个灵堂，再将自己的床搬到隔壁守护。这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民间悼念仪式，我知道已经受到“工总司”的密切关注，只是因为我在医院，他们一时不便动手。我守护了整整一个星期，一天晚上，在两个护士的帮助下，快速出院。

当时的上海，很难找到躲避之处。好不容易通过一个熟人，找到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小窝棚。我躲在里边，一个多月几乎没有见过一个人，直到弟弟送来一封信，说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要到上海来看我。

盛钟健老师弯着腰看了看我的小窝棚，又用手按了按那张用木板和砖块搭起的小床，说：“这不行，不是人住的地方，一定要搬出去。”

我说：“外面一片嘈杂。”

盛老师说：“如果你只是怕嘈杂，不怕艰苦，我可以到乡下山间给你找一个住处。”

我拜托他找，说怎么艰苦都可以。他回去后不久，就来信说找到了，并告诉我坐什么船，再坐什么车，他在何处等我。

我立即告别爸爸、妈妈，七拐八弯，住到了奉化县的一处山间老屋里边。奉化，是早就败退台湾的国民党首领蒋介石的家乡。

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，处处衰朽。隐隐约约，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。楼有两层，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，破门开了。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，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，大概有四平方米吧，这就是我的住处。

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，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，留下一个水瓶，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，就走了。我一个人坐下，盘算着什么时候下山搜罗一点耐饥的食品，再到山溪打一桶水。这个晚上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荒地荒般的彻底孤独。

夜里风雨很大。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，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。没有灯火的哆嗦，也没有野禽的呻吟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风雨停了，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。正因为轻，把我吓着了。

更让我发怵的是，破门又被轻轻合上了，传来更轻的走楼梯的脚步声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桂忠玉